

震川先生集



〔明〕歸有光著
周本淳校點

震川先生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李國章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震川先生集

(全二冊)

〔明〕歸有光 著

周本淳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苏如东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2.625 字數 608,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500

統一書號：10186·255 定價：(七)3.75 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言

歸有光，江蘇崑山人。字熙甫，號震川，學者稱他爲震川先生。因爲他老家住過崑山項脊涇，所以也自稱項脊生。他生於明代正德元年臘月二十四日（一五〇七年初），卒於隆慶五年（一五七一）。

歸家在崑山是大族。據歸有光在《歸氏世譜後》中自述，當時有「縣官印不如歸家信」的說法，由此可見一斑。但是，歸有光這一支却沒有什麼功名顯赫的人物，只有曾祖歸鳳在成化十年（一四七四）中過舉，做過城武縣知縣。祖父歸紳、父親歸正都沒有功名，以布衣終身。

歸有光八、九歲就能讀書作文，現存的《乞醢論》就是他十歲時的作品。十四歲開始應童子試，二十歲考了第一，補蘇州府學生員。同年到南京鄉試，未中。一直到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三十五歲舉應天鄉試第二名，聲名大震。成百的舉子來跟他學習。以他的實學和聲望，考進士應該易如反掌，然而偏偏「八上公車不遇」。很多考官和舉子都爲他不平，甚至說：「歸生不第，何名爲公車？」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他以六十歲的高齡考了個三甲進士。因爲是三甲，不能授館職，只能到當時荒僻的長興縣當知縣。

長興長期沒有知縣，一切由胥吏把持。一些豪門大族勾結官府，把糧役負擔一齊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監獄裏關滿了無辜的百姓。歸有光一心學習兩漢循吏的辦法，爲民興利除害，不怕得罪豪門和上

司，《明史》說他：

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人兒女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己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倖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

一任長興知縣，表現出歸有光的品格，他確實不負所學，言行一致，只知爲民解憂，不會奉迎官長。但是在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下，落得個明升暗降的下場，到順德府去做馬政通判。他氣憤地說：「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就像屈原被放逐一樣。這是隆慶三年（一五六九）五月的事。

馬政通判是閑職，只管各縣送來的有關馬匹、折錢等文書表冊，沒有麻煩事。他利用這段時間，參考史籍，采訪掌故，修《馬政志》。冬天到北京朝賀萬壽節。隆慶四年（一五七〇）陞爲南京太僕寺丞，但是仍然在北京留掌內閣制敕房，纂修《世宗實錄》。歸有光認爲這是多讀內閣所藏異書和表現文才的好機會，所以抱病堅持工作。不幸，第二年正月十三日就病死在任上。到萬曆三年（一五七五）才正式歸葬於崑山城迎薰門內金潼港的墓地。

歸有光雖然在仕途上蹭蹬終生，但却博覽羣書，而非若一般舉子只攻宋、元經注和研習八股而已。他的著作如《易經淵旨》、《尚書別解》、《讀史記纂言》、《兩漢詔令》、《三吳水利錄》、《諸子彙函》、《道德南華經評注》、《震川文集》等，涉及經史子集各部，可謂著作等身。其主要成績則在散文創作方面，他揭

露了時代的矛盾，比較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生活。

歸有光主要生活在明朝嘉靖、隆慶時期。當時明王朝的統治者十分昏庸腐朽。嘉靖皇帝迷信道教，躲在深宮，成年不聽朝。宦官勾結權貴把持一切。正直的大臣，一提意見，稍有觸犯，輕則廷杖充軍，重則殺身滅族。從《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條、卷五十四「嚴嵩用事」條，可見黑暗的情況。特別是嘉靖後半期，嚴嵩靠道士得幸，父子專權達二十一年之久，擅權納賄，讒害忠良，無所不用其極。同時，東南沿海又有倭寇鈔略。崑山一帶原來是江南財賦之區，由於水利不修，聚斂無度，弄得民窮財盡，百姓流離失所。歸有光蒿目時艱，希望有所作為。未中進士時，他就研究當時的社會問題，揭露官貪吏虐、民不聊生、將驕兵惰、遇倭即潰的情況，同時熱情贊揚人民抗倭的英勇鬥爭精神。對皇帝和中朝大官，他採用委婉曲折的方式進行諷諭。如《西王母圖序》諷刺求仙之妄，《送許子將之任分宜序》批判嚴嵩專橫等。對於求賢用人之道，理財救民之方，興修水利之途，抗禦倭寇之略，他都有精辟的論述。可惜在當時除禦倭策略被採納收效外，其餘都未被當道重視。直到隆慶三年海瑞巡撫應天十府，歸有光的水利論述才得到重視，實施後大見成效。丁元正《修復震川先生墓記》說：「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靈數十萬。」他博覽羣書而又能注意實際調查，寫出這些經世致用之文，繼承賈誼、陸贄、蘇軾等的傳統，說理條暢，切中肯綮，對於我們認識當時社會風貌，很有意義。

在散文風格上，歸有光上繼司馬遷以及唐宋八大家的傳統，下開方苞、姚鼐等桐城派散文的先河。

文筆樸素簡潔，善於敘事，當時爲人推重，與王慎中、唐順之、茅坤等被稱爲「唐宋派」。他讀書作文，自出機杼，不惑於羣言，不懾於勢利，反對浮飾之風、雕琢之習。他說：

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莊氏二子字說》）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尙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歎耳！（《與沈敬甫》）

這些話都是針對當時主盟文壇的南京刑部尙書王世貞說的。他甚至指斥王世貞爲「庸妄巨子」。王世貞辯解說：「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寸步不讓地說：「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引文見錢謙益：《震川先生小傳》）這時歸有光不過是一名「老舉子」，可見其膽識。王世貞終於心服歸文的造詣，在《歸太僕贊並序》中說：

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清朝著名史學家王鳴盛，在《鈍翁類稿序》裏從明代散文發展的角度，肯定歸有光的貢獻：

明自永、宣以下，尙臺閣體；化、治以下，尙僞秦、漢；天下無真文章者百數十年。震川歸氏起於吾郡，以妙遠不測之旨，發其澹宕不收之音，掃臺閣之庸庸，斥僞體之惡濁，而於唐宋七大家及浙東道學體又不相沿襲，蓋文之超絕者也。

桐城派祖師方苞在《書歸震川文集後》中做了這樣的分析：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庸庸，而張舜歎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稍更其形貌耳。方苞這段評論很有分寸，既指出歸文的弱點，又指出它的長處和原因。從來評論歸文成就的人，都肯定其得力於《史記》，歸有光自己也以得龍門家法自負。可是他自知有個致命傷，「嘗以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爲恨事」。所以他的散文題材較狹，只能就日常交友、身邊瑣事着筆，給人以清新之感。至於家人父子夫婦之情，感受既篤，入人尤深，「使覽者惻然有隱」。幾百年來，讀歸有光的《先妣事略》、《項脊軒志》、《寒花葬誌》、《思子亭記》等文，沒有不爲之一掬同情之淚的。正如王錫爵在《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中說的：「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這正是歸文語言藝術的成功之處。

歸有光個人生活遭遇不幸，八歲喪母，後來兩次喪妻，特別是又失掉最心愛的兒子。這樣的境遇使他的思想轉向佛教中尋求解脫。錢謙益在《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中說：

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

《震川先生集》中一些宣揚因果報應的文章，正是這種消極思想的反映。同時，論說、壽序之類寫得太多太濫，別集中有許多應制文也沒有什麼價值。

歸有光的主要成就是散文，詩非所長。四十卷中，存詩僅一卷。錢謙益在《震川先生小傳》中說：「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歸有光自稱「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如《素菴詩》，確可看出孟、韓的影子。他的另外一些詩篇，如《鄆州行寄友人》寫出水災之後人民賣兒鬻女呼告無路的慘況；《甲寅十月紀事二首》、《海上紀事十四首》寫出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倭災的慘重和官吏的貪婪怯懦等，愛憎分明，揭露深刻，頗有史料價值。

《震川先生集》的版本甚多。《四部叢刊》影印的康熙時常熟刊本經歸莊親手勘定，特別是別集的書簡都以類相從，便於閱讀，優於別本。但是因為刻於康熙前期，文字忌諱甚嚴，所以凡遇皇上有關字樣一律空格，「夷」、「狄」、「胡」、「虜」等字均用墨釘迴避。嘉慶元年（一七九六）玉鑰堂刻的《震川先生大全集》既補救了常熟本的弊病，又校正了一些錯字。這次校點以《四部叢刊》影印的康熙時常熟刊本為底本，原由汪旭初先生斷句，因汪先生已經逝世，新式標點和整理工作由我進行，主要用玉鑰堂刻本為對校本，除文中明顯錯字逕改外，其餘校改均出校記，附於每卷之後。疏漏舛訛，在所難免。尚祈讀者不吝賜教，匡所不逮，俾臻完善，是所企盼。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祐、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于其間；且聞于錢牧齋宗伯云，先生遺文尙多。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興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玄公編輯，爲牧齋先生所次第，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尙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

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荅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怒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玄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

嗟乎！先生之文，自歿時卽流傳至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錢牧齋、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哀輯遺

文，傳之遐邇。因歎海內文人如晉江王遵嚴、平涼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尙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概見。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駿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尙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玄公謀，集已刻、未刻，合牧齋定本，彙爲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剗剗之資，遂居然爲先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

玄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今古，何待于序？況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玄公，玄公其有以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題。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大也。

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巖、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先生之曾孫莊玄公氏得其未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舊刻之多遺珠也。玄公因出錢宗伯選本，彙萃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暉，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助成事。玄公又以舊刻多烏焉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

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用諸議，知其世務通

達。而濬吳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述令長興時，以德化民，又漢代之循良也。今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

玄公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以夙仰先生，既欣觀全集之流播海內，加惠後學，而玄公亦工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玄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

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玄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與錢宗伯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

太僕之文，宗伯論之詳矣。然宗伯惡夫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蘊萎，益類而爲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殺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

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趣。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蘊萎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

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玄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贖金而刻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摳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鋟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汰汰其繁蕪，排纒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

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雜、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闕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眞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

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